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中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 翻译作品选粹

维吾尔族卷

中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 翻译作品选粹

维吾尔族卷

中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直 线

艾孜提力·艾海提/著

伊力亚·阿巴索夫/译

今夜，帕孜力照旧无法入眠，他几次起身走到晾台，百无聊赖地看着城市的迷茫夜景，街道上昏黄的街灯，附近楼房上依然亮着灯的窗户。他想仿佛自己不是身在晾台，而是飘浮于空中，一不小心就要栽下去的感觉。看着路旁昏暗的街灯，他回想起自己度过的时光——大学生活和自己曾经的美好愿望。同呈现在眼前的现实生活一起，想着自己是怎么来到这座城市，在这里留了多久，为何定居在这里，都有些什么人令他眷恋，自己又是怎么参加的工作；床上轻柔地喘着气，睡得安详宁静的妻子为何与他结婚了，她是否在做着梦？如在做梦，又是谁会出现在她的梦境……就这样，他想到与自己相识的所有人，关联的所有凡事，甚至还设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但这一切都似乎解不了他内心的闷气，他仍是找不着任何使他高兴起来的借口，他回到卧室，躺在床上，下意识地看着身边睡得像猫一样，轻轻喘息的女子，勉强着自己闭上了眼睛……

帕孜力生长在农村，父母是在村里很有威望，受到大家的尊敬的人。帕孜力从小起，父母就对他的言行举止严加管教，总是及时地阻止他做出一些恶劣的、不体面的事，使他始终处于严格的家教中。在他上大学前，他甚至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乡镇。也许正因为如此，打小起，他就形成了不怎么与人交往，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爱幻想，远离是是非非的性格。在他考上大学，



准备去遥远的城市时，乡里乡亲将他一直送到车站，母亲还流泪哭着说：“孩子，就要上远路，不知你能不能习惯那里的生活？大城市里的人可不讲什么人情的……”算起来，帕孜力离开家乡，留在这个城市已经有七八年了，但他的性格没有丝毫变化。周围熟识他的人们都说他虚心、寡言、不惹是生非、从不做不利于他人的事等等，大家都很喜欢帕孜力诚实可靠的性格。

帕孜力毕业后，虽然想过回家乡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过普通的生活，但出于对父母意见的尊重，他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留在这座城市并参加了工作，他工作的单位也是很有名气、有职权的，是让人羡慕的单位。工作以来，他也表现出自己是足够胜任本职的。但同时，他又厌烦这种重复的、像钟表般有规律的工作。总是不由自主地怀疑周围那些带着微笑的脸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一想到自己受了16年的教育，自以为具有了相当的学识，现在却在做着这样平淡的工作，他就感到茫然。他时不时想辞职，但又担心会因为贫困而死去，如那样，人们可能很快就会忘记有个叫帕孜力的人曾生活在这座城市，帕孜力生活的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各种思潮不停交织。

帕孜力参加工作两年后，顺从命运的安排，与一个自己丝毫不喜欢的女孩结了婚，妻子的话比他的还少，性格更加稳重。所以，结婚后，他们始终过着只有一个主题、没有任何争吵的生活。其实他们两人的爱好、思想根本没有相同之处，但就是像两条永远无法交集的平行线般，都遵循着各自的轨道前进。在父母、朋友眼里，他们看起来非常幸福，但对帕孜力来讲，他的生活像妻子的眼神一样毫无意义。

帕孜力的妻子在一个单位负责管理人事档案的工作。在帕孜力看来，妻子更像是在从事看守太平间的工作。所以，他在某些无法入睡的夜里静静思考，想起躺在身边的妻子时，会时常浑身颤抖，惶惶不安地想到“在妻子眼中，我是个死尸”。因整日待在档案室里，脾气变得古怪的妻子，有时会问帕孜力一些显得突兀的问题：“结婚后，你可一次都没有打过我吧？”“被丈夫揍一顿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这时，帕孜力就会不耐烦地站起来，摆出要揍人的动作：“你真想挨揍吗？”此时妻子会立刻暧昧地笑着说：“算了吧你，你可不像是能打人的。”随即撒娇转移话题，而帕孜力只好呆呆地看着妻子。他想起小时候，他已经辞世的爷爷曾经说过的“女人，如果不隔几天揍一顿，婚姻就会动摇”，沉入无尽的思绪中，感



到惶恐。他给自己为什么不打妻子答出的理由是，“打自己丝毫不喜欢的人有啥意义？”

帕孜力时常会厌恶起自己的生活，也曾试图想过另一种生活。但厌恶又有什么用呢？妻子还是妻子，他俩还会像平行线，既不会离开，也不会靠近。他想过离婚，但也知道再找一个也不会与现在的有什么区别，因此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心中，所有女人都一样，只是名字、长相不一样而已。那些诸如“一见钟情”、“在美女的真爱中疯狂了”的话对他来讲，只是意味着无聊、虚伪和欺骗自己罢了。在他看来，生活仿佛就是循着一种规律延续而无法改变的。

有时，当帕孜力独自在家，会走到镜子前，疑惑地看着自己的样子，就像以前从未见过自己似的，似乎身边还有个人在同样照镜子般。越是仔细端详，就会看到一张张熟识的脸——闪现，伸出一只只手拉着要将他拉向别处。帕孜力会狠狠捏一下自己的脸，感到疼痛后才会觉得安全，从镜子上移开视线，看着周围，体会自己实实在在的孤独、寂寞，心酸的眼泪会瞬间满眶……

一天晚上，帕孜力坐着看书时，妻子的老毛病又犯了，又问起奇怪的问题，她的问题再次让帕孜力陷入惶恐、沉思中。

“嗯？男人、女人为什么要结婚？你为什么娶了我？”妻子突然提高声音问道。正在专心看书的帕孜力被妻子提出的古怪问题吓了一跳，手中的书掉在地上。他看着妻子，既感到心疼，又肝火大盛：

“你想成为哲学家吗？操你该操的心吧，去，给我洗袜子去！”他边喊着边从地上捡起书。

“哎！哲学家也是人吧？我可记得很多有哲理的话呢。”妻子不禁笑着说。

“好了，你们女人个个都是哲学家。”

帕孜力懒得再对妻子说话，在他看来，要向妻子解释这些，就同勉强与盲人争论鲜花的颜色般没有意义。但他又因妻子提出的问题而陷入思考……

在妻子眼中，帕孜力是个踏实、内向、对工作负责，不会在家里挑起无谓的争端、顾家、忠于她的一个好男人。所以无论帕孜力去哪里，不管他干什么，妻子从不怀疑他。但帕孜力总是觉得妻子的每个动作、说的每句话都很奇怪而又矫揉造作，因此，他打消了养育孩子的念头，在他心中，觉得妻



子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个错误，是个没有找到自己外在的生物，很明显，这个奇怪的妻子生出的孩子也一定会是怪胎的。帕孜力虽然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但总是无法摆脱这种念头。所以，他很怨恨妻子，越是怨恨妻子，他就越是觉得自己可怜。

平时，在周末，帕孜力的生活总是在与朋友聚会、探望父母、参加各种礼仪等等活动中度过，他觉得这些都很无聊，但他又以为只要是人，只要想在这个城市生活，就不可能远离这些事。如果割断与这些例行公事般的聚会、见面之间的联系，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活在这个城市，活在地球上，他就可以算作这个城市里的活死人了。要生存，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帕孜力很清楚地知道这些道理。帕孜力甚至认为，人们在时刻怀疑自己的存在，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会硬着头皮地去做许多无聊事，强迫自己与许多人建立起种种关系。帕孜力常常想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去从未去过的地方，给自己自由的感觉，重新建立自己的交际网。

在阴郁多云的一天，帕孜力尝试了很久以来一直想做的，但没机会做的事。他提前下了班，来到一间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有名的酒吧。在那儿，有生以来第一次喝了很多酒，在几乎半裸的美女陪伴下张狂地坐着，抽着雪茄，还跳了几曲舞，他毫无顾忌地花着钱，在酒吧寻欢作乐直到午夜，然后，他与一个美女住进了一间有名的酒店。第二天，他醒来后，已经是早上10点了，很明显，他要上班迟到了。帕孜力懒懒地观察着客房，客房像刚刚被洗劫过般，衣服裤子散乱地扔在旁边的床上，口袋被翻开着，手机也不见了。他的眼光停在床上的一刹那，昨晚发生的事情一幕幕像在雾中般呈现在眼前，是的，他在昨夜做了与自己性格完全不符的事，喝了酒、抽了高档雪茄，与陌生的美女像牵牛花般互相拥抱在一起跳舞，还有客房里发生的事情……他实在不敢再想下去了。

帕孜力起床后，在浴室里洗了很久，直到快要在蒸汽里窒息时才出来，穿上衣服，走出了酒店，他感到浑身轻松，与以往相比，自己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用一种新的感受、新的眼光，看着身边经过的人和川流不息的汽车。

临近中午，帕孜力才到单位，他将最近一直准备的，要在今天上报的有关一个项目计划书最终定稿的报告随意地完成，交给了领导。说起来，帕孜力是故意这么做的。他希望能遇到些麻烦，想受到些批评，想受到惩



罚。在他看来，与其这样既没有惩罚、也没有表扬的像一条直线般的工作，还不如受到些惩罚、遇到些批评，才能使自己更加清楚自己在干些什么工作，该如何去做才能更好。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他的生活才会发生变化。

一段时间以来，帕孜力还是每天喝酒到午夜，在大街上胡唱八唱，将停在路边车辆的车窗敲碎，用恶狠狠的语言骂过路的人，随意地睡在路边的绿草地上，看着天空，想象自己是飘浮在云朵之中，直到天亮才醉醺醺地回家。

第二天，在接近中午时分才醒来，躺在床上异想天开，不久之后，又睡了过去，他在厨房里传来的锅碗叮当声中醒来，起床来到厨房，妻子下班回家，正准备晚饭，看到他后，笑着舒了口气说道：

“睡得还好吗？感觉好点了吗？热水器的水已经热好了，去洗个澡吧，洗完了，吃点我做的酸汤面。”说完，她又忙着做起饭来。帕孜力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心想着，自己整夜没有回家，妻子也不问下去哪儿了？还像什么都了解般，让他洗澡，为他做酸汤面，让他觉得很郁闷，又心疼起妻子来，默默地去了洗澡。

晚饭后，妻子还是一直没说什么，洗完碗筷后，坐在沙发上，开始看电视连续剧。帕孜力暗暗看着妻子，就像以前从没见过她似的打量着她，想着自己为什么会与她结婚，这段婚姻又能维持多久。突然间，他很想揍妻子，但似乎缺少个理由，帕孜力在座位上稍微挪了下身子，以跟以往不同的语气，紧紧皱眉道：

“喂，给我沏茶去，饭做得太咸了，我渴了。”说着，他用眼角扫了妻子一眼，她没说什么，不一会儿就沏了碗茶给他。帕孜力轻轻抿了口，连碗带茶扔在地上说道：

“谁让你倒红花茶的！去！倒碗冰糖茶来！多放些冰糖！别泡得跟你人一样平淡无味。”他大声喊道。妻子还是默不作声，很快地泡了杯冰糖茶，继续看着电视。

帕孜力没有喝冰糖茶，他开始观察妻子，越看，他越是心疼妻子，而越是心疼妻子，他就越觉得自己可怜……

妻子用手轻轻碰碰他的手臂，温柔地说：“起来吧，时间不早了，休息吧。”听到这句话，帕孜力抬起头，气急败坏地说：

“我们睡时不同，你去睡你的觉。”

妻子默默地走进卧室，帕孜力睡在客厅沙发上思考着，过了很久还是无



法入睡。他几次起身到晾台上，看着城市的夜色，厌恶地看着每天要走好几个来回的路，看着眼前陷入一片黑暗中显得迷蒙的一切。

他做了一夜的噩梦，起床后觉得浑身困倦，不顾妻子挽留他吃早饭，出门朝单位走去，一路上，他思考着自己的人生，想起自己以前从不会无故迟到的，在单位一直表现出守纪律、工作严谨的态度。突然决定今天要迟到一次，到单位前时并没有进去，而是转身走进了单位旁边的网吧。

他上网漫无目的地浏览着网页，快中午时才去了单位，他觉察到同事们今天看他的眼神怪异，预感到单位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正当他打开电脑，办公室主任满脸严肃地走进办公室，对他说：

“喂，你怎么才来？你家里没有安窗户吗？什么时辰了现在？给，这是你的裹脚布。”主任将卷成一团的纸扔在他面前。

上次，帕孜力随意写的那份计划书，为他惹了很大的麻烦，因为那份计划书，局长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工作也被耽误了，计划书成了一纸空文，使一件可能给单位带来很大利益的项目泡汤了。

看着大发雷霆的主任，帕孜力感到阵阵喜悦，知道自己不经心所做的心，能够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反倒觉到了自己在单位的重要性。他微笑着看眼前的一切，还抽空跟同事们开着玩笑。

下午，快下班时，局长将帕孜力叫到办公室，将一份盖着单位公章的文件交到他手中，用阴沉沉的语气说道：

“年轻人，工作上可不能开玩笑，要认真负责，任何事都有规矩，有界限。超过那个界限，你就会碰钉子，这次，你要吸取教训，以后再不能粗心大意了。”说着，打着手势让他出去。

帕孜力嘴里嘟囔着“又是规矩、界限”走了出去。他手里的文件，就是单位关于处分他的决定，内容包括停职一个星期，写检讨，扣发一个月工资，取消他年终考核评优的资格。但帕孜力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他觉得单位之所以处分他，正是因为他的重要性，在他眼里，手里的处分决定，仿佛是单位对他个人工作的肯定、表扬。

最近，帕孜力变了，开始学会时不时揍他的妻子，在外面，会常常因为一些小事与人争吵。他甚至开始重新布置家具，将卧室里头朝着窗户的床挪了个位置，妻子对这一变化很高兴：“这样好，晚上可以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月亮了，你还挺能设计的。”他的生活从此脱离了以往的规矩和轨迹。



这夜，帕孜力又做了噩梦。他梦见自己走路时不是直行，而是在风的推动下，摇摇晃晃地走着，双臂像两支船桨划水般摆动，像鸟儿展翅般在空中挥动。醒后，他心里闷闷地洗了把脸，走到厨房找些东西吃，看到帕孜力，妻子一边掰着手中的馕一边问道：

“喝红茶，还是奶茶？”

“喝奶茶，你是不是想留着自己喝呀！”

做了一夜噩梦的帕孜力将满肚子的怨气撒向妻子，妻子默默地向碗里倒入牛奶，一边搅拌着。

“喂，快点！这时候你还显什么手艺，都成粥了，放点盐。”帕孜力更加大声地喊道。

帕孜力无精打采地逼自己吃完早饭，然后陷入沉思，他仔细观察着妻子的每个动作，妻子出门时对他说过晚点回来。听到关门的声音，帕孜力才回过神来，他对着镜子端详起自己，又到卧室无目的地看了一圈，深深地叹了口气，也去上班了。

晚上，妻子很晚才回到家，帕孜力则很早就回家了，他没有吃饭，只是横躺在床上，一心想着怎么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时间不知不觉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想到自结婚以来，妻子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心想今天等妻子回来后，应该揍她直到她发脾气为止。他就这样一直盯着门看，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他知道妻子回来了，站起身，将手背到身后，摆出一副阴沉沉的样子，等妻子一进门就嚷：

“喂，城市的游乐场关门了，才记得放在口袋里的钥匙吗？还像做完星期五大礼拜似的一本正经。”他拽着妻子到卧室，将她推倒在床上。妻子听到丈夫充满讽刺的话，这才反应过来：

“咋了，我在朋友家待了一阵，早上不是告诉你了吗……”

没等她说完，她的声音就止住了，帕孜力已经开始对她拳脚相加。

帕孜力的拳头像捣米般落在妻子身上。不知是失去理智的帕孜力打的，还是妻子碰到了什么东西摔倒了。卧室里顷刻间充满了哭声，妻子的头发散乱着，顾不上流血的鼻子，紧捂着腰躺在地上，没有力气再对帕孜力说什么了。帕孜力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打了妻子，想起妻子刚进门时还好好的，这才明白地知道自己揍了她。他不顾正在大声哭泣的妻子，夹着外套走出了家门。

已经是半夜了，路上除了稀稀寥寥的汽车和结束聚会急着回家的人外，



显得空荡荡的。帕孜力回想着自己是怎么从家里走出，又要到哪里去，茫然地沿着街道闲逛。在路上，他摸索着，找到几块砖头，砸碎了几盏街灯，这才觉得轻松了一些，又转身向家走去。

回家后，帕孜力看到妻子已经和衣睡去，卧室里显得凌乱不堪。他坐在床边，看着睡着的妻子，受到惊吓的妻子全身缩成一团，脸上、手臂上还有刚才被揍得发青的伤痕。帕孜力突然很想哭，他心疼妻子，又更加心疼自己，他看了会儿挂在卧室墙上的结婚照，然后脸上带着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冷笑，关上卧室的门，来到客厅，侧卧在沙发上。

第二天，帕孜力很早就起了床，天正黎明，妻子还在沉睡，他在客厅窗台边向外望着，一会儿，卧室的门开了，带着哭肿的双眼和浑身的伤痕，妻子出现在他面前。帕孜力努力用温柔的声音问道：

“睡得怎么样？身上不疼了吧？”他伸出手想拉住妻子，可被还在生气的妻子甩开了。

“哼，你这个不懂尊重人的流氓、畜生！哦，哦……”她又哭了起来，转身跑回卧室，使劲地关上了门。听到妻子骂他，帕孜力打心里笑了。

帕孜力知道妻子的脾气，这时，只要他到卧室里对妻子说几句甜言蜜语，求她饶恕的话，妻子就会忘记一切，打开门，像太阳般重新开朗起来，向帕孜力撒娇的。但今天他不想那么做，昨晚对妻子的怒火又燃烧起来，留下哭泣的妻子，他上班去了。他将怒火转嫁到邻居身上，在下楼时，他挨个将邻居家门口放着的垃圾袋踢翻，搞得楼道里满地是垃圾，这才带着骄傲的神情走了出去。

刚走到院门口，值班室里传来声音：“帕孜力，交一下水电费，白天根本见不到你，还有那个……”帕孜力发着牢骚道：“我从来都按时交各种费的，偶尔晚交一次又怎么了。”

帕孜力不知是走还是飞，感觉自己一会儿就到了公交车站，他故意没有向投币箱中投币，找了个空座位坐下。司机看到后转头喊道：

“这可不是你家里免费坐的沙发，快投钱。”

“我刚投的不是钱是什么！”帕孜力喊得比司机更大声。他不理会司机随后的抱怨声，自顾自地坐在位子上。

在其他人的催促下，公交车开动了，这是帕孜力第一次免费乘坐公交车，他为自己的无赖行为而高兴，像胜利者般看着车上的人。



下午，他提早下了班，又来到酒吧，玩命般喝酒，直到半夜喝得酩酊大醉才出来，他偏不走人行道，而是走在大路的中线，像雕一样张开双臂，大声地唱着歌，歌声响彻大道，还差一点被一辆没有车灯的破车撞到，在路上，他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摔了几跤，身上多了几处伤口。他到家属院时已经凌晨3点了，平日里总是敞着的院门今天不知为何关上了，帕孜力试图大声唤醒值班员，但值班室没有任何反应。他费劲地爬上铁门，想翻过去，但把持不住醉酒的身体，侧着身子摔了下去，他感到身上什么地方摔断了似的，浑身像被什么东西砸过般痛起来。他想爬起来，但胯部传来的疼痛让他差点喊出声来，他想给妻子打电话，摸了摸口袋，没有找到手机，无法可想，他只好一点点挪着屁股向家的方向爬去。

他艰难地爬着楼梯，心中诅咒着自己怎么会住在6楼。他来到家门口，使劲地敲了很长时间的门，但家里没有丝毫反应，他辛苦万分地站起来，打开家门。屋里漆黑得如同地狱，仿佛一切都像是在跟他作对，家里没有电。他记得走廊里的灯还是亮的，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照旧艰难地扒着地毯爬进了卧室。

躺在床上，他才想起了妻子，他看了看身边，没有发现妻子，他不相信似的拍了拍身边的位置，手上碰到绵软的被子，显然，妻子生气出走了。他想着：“这时，你可能已经向母亲告状了吧。”

胯部的疼痛使他根本无法入睡，他不停地看着家门，只要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都会期望是妻子。

过了很久，他就肯定妻子不会来了，最起码今天晚上不会来后，他才觉得心里很难过，心中充满对妻子的怜悯，而越是怜悯妻子，他就越是觉得自己可怜，越是觉得孤独……

帕孜力终于睡着了，梦里，他梦见自己倒穿着鞋子，倒着走起路来。看着路人，他不停地笑着，路上的人们在他看来是如此的怪异和可笑，他们的身体像一条直线，帕孜力很奇怪。“原来你们原本就是直线啊。”他大声笑道。帕孜力继续倒着走路，突然他碰到了什么东西，他转身看去，一面巨大的镜子立在路上，帕孜力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惊呆了。镜子里的他也和路人一样——头像个大大的点，身体像一条直线，帕孜力仔细看着镜子，镜子里的直线和点在渐渐增多，随着直线和点越来越多，帕孜力已经找不到自己了。他烦躁地自言自语道：“在那些直线和点中肯定有我的。”



沙力老汉

卖吐逊·拜都拉/著

艾克拜尔·吾拉木/译

别人的幸福与快乐来自于妻室儿女，沙力老汉的幸福与快乐都来自于那片他亲手培育的树林。他常说育林就像养育孩子一样，它们也是未来的希望。沙力老汉今年七十有余，身边既无妻子又无儿女。他每天清早起来就在这片寄托着他生命的树林里一干就是一整天，天黑了，也舍不得离开。夏日，他找一片浓密的树荫，在树荫下铺一块破毛毡，毛毡上铺上他的被褥，以此为家，日日夜夜守护着这片树林。每当闲下来，他用他那把被烟熏黑了的铜茶壶烧一壶水，坐在树荫下，边喝茶边欣赏鸟儿的鸣唱。那随风摇曳的树枝仿佛轻轻地为他鼓掌，那婀娜多姿的柳枝仿佛为他翩翩起舞。这时，他会一下振奋起来，起身走到每一棵树底下，就如抚摸小孩子的头一样，轻轻地拍几下树根上的土。他曾经在这片树林里栽了几棵沙枣、几棵胡杨、几棵白杨、几棵杨柳、几棵红柳，有多少棵成活，有多少棵没成活心里一本清账。这片树林约长四公里，宽约六十米，像一条绿色的长城从北向南部延伸着。每当北风刮来时，高高的树林仿佛像海水一样扬起一波一波的绿浪，使人感觉到它们顽强地在与大自然搏斗，与风沙抗争，为保护人类而奋斗。不知有多少棵树在狂风中被拦腰折断，可它们的根不会被吹走，每当春天到来，它们会重新发芽，把它们不屈的枝头伸向蓝天。



沙力老汉的家在树林的尽头。几年前，在这里掀起开荒造田浪潮时，村委会在这里盖了几间房，把几户人家迁到了这里。后来，那几户人家嫌这里太荒凉，离村太远，就迁回村里去了。沙力老汉孤独一个人回村也不是没房子住，他犹豫了很长时间，终于决定留在这里。他觉得他离不开这里，他觉得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放弃这片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土地。他一想起过去的日子和将来的生活，心里就会隐隐作痛。假如这片土地荒废了，将来有一天，西北方向慢慢移来的流沙会淹没村庄，淹没土地，沙进人退的恶果肯定会到来。他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熟知这里的环境状况和生态变化。几年前，沙漠的边缘在哪里，现在逼近到了哪里，将来会发展到哪里，沙力老汉心里很清楚。尽管有很多人劝他回村里住，可他的性格还是让他留在这里。“你就像沙漠中一棵骆驼刺，孤苦伶仃地在这里也没人照顾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还是回村里住吧！”当有人这么劝他时，他回答说：“这么多年我看护树林习惯了，我就是回村里住也不会习惯，让我还是留在这里吧！”村里人真的不理解沙力老汉的心，还取笑他是个傻老头儿。他心里也明白，他真的回村里住，也不会引起别人太多的注意。对此，他也毫不在乎！心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当有一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会把话题转到沙子上说：“如果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这些地方就会淹没在沙子底下，因此我们要多栽树，少砍树。”遇见某一个熟人就会不厌其烦地询问他家房前屋后栽有多少棵树等等。有一次，他在路边遇见一群年轻人在为了挖渠不断砍伐着一片树林。他的心一下震颤起来，急忙过去对他们说：

“喂，你们这群傻瓜多大岁数了？”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坎土曼，惊奇而愤怒地望着他。

“你问这个干吗？我们多少岁关你屁事？”

“你们还记得村尽头的那片耕地吗？”

“你问这个干吗？它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呗！”

“我跟你们说吧，你们如果这样，过不了几年这块土地也会变成沙漠，当年那些地方都是一片好耕地，现在让沙子淹没了，你们绝不能这样砍树知道吗？”

无论沙力老汉怎么向他们解释，他们都无法理解他的心。

“喂，傻老头儿，你怎么一天到晚只谈沙子呀？难道我们为了挖渠，砍几株小树还得请示你不成？除了沙子以外你还会说别的话吗？”他们这样取笑



他说。

“喂，傻孩子们，等过几天那沙子从你们家天窗往下流的时候，你也会整天沙子不离口的。”沙力老汉说道。

“喂，疯子，假如被埋在沙子底下的话，首先被埋的应该不是你，而不是我们。假如流沙要来，难道你这个快入土的老头能跑掉，而我们这些年轻人会被沙子埋掉吗？快别胡说八道了，赶你的路吧！”

这次，沙力老汉确实生气了。他心想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就不明事理呢？他们就像是生长在水里的芦苇，一旦水干了它立刻就会倒下的。他本想再说几句，可意识到他们根本不会听进去的，他们是不会理解自己的未来，于是，他愤愤地望了他们一眼离去了。

沙力老汉起初在房前屋后的几亩地上栽下了数百棵白杨树苗，后来越栽越多，树林面积扩大到了几十亩。到了春天，在引水渠的两岸栽下了两排杨柳和沙枣。到了秋天，他背上一个麻袋，手持一根长棍，沿着水渠打沙枣、收沙枣，到了晚上将满满一麻袋沙枣背回家，拿到主麻日的巴扎上还能卖几个钱。在渠边的湿地上长起的那些红柳，到了秋天，那粉红色的花和红红的枝叶像一道美丽的彩虹轻轻摇荡。这片防护林带一年比一年延长，从南到北，把这个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最南端的村庄围了起来。

沙力老汉心情坦荡、无忧无虑地过着每一天。可去年的一天，一件令他十分不愉快的事伤透了他的心。

一天沙力老汉为了引水正挖着一条小渠。突然一辆破吉普车开来，停在了他身边。从车上下来几个人，他们原来是乡水管站的干部。沙力老汉还以为他们是为解决防护林浇水问题而来的呢。可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呢？他们先拿出皮尺子量了量土地，然后把沙力老汉叫过来说：“你欠浇灌水费 2500 元！”沙力老汉一听傻了眼，木木地站在那里。

“我从来都没引渠里的水浇灌过树林，我经常是用那些渠里溢出来、决口跑掉的水引过来或者是来洪水时白白流淌的水引过来浇灌的，平时我是用我自己挖的那口井水一桶一桶挑水浇灌的。”沙力老汉辩解道。

“老头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管你是怎么浇灌，那水是公家的，不想交水费怎么可能呢？”他们说。

沙力老汉万万没想到还会发生这种事，他突然想起去年县长大人为免去他水费而亲自签名的条子，说道：



“我有县长大人免我水费的批条!”

他们听了用嘲讽的口吻说道:

“你说的那个县长大人早已经退休了,他的批文现在不好用了!”

“假如他退了体的话,当时的施政部门还在吧?”沙力老汉争辩说。

“喂,老头儿,别拿这个吓唬我们,我们就是政府的人,知道吗?”

沙力老汉意识到与他们争辩是毫无用处的,他心想县长退休了,可他的批文为什么就作废了呢?他放缓口气乞求他们说:

“兄弟们,不管怎么说我哪儿有那么多钱付水费呢?这片防护林又不是我个人的,请你们高抬贵手免掉我的水费吧!”

“如果没钱,你这儿不有的是树吗?砍几棵树不就得了吗?”其中一人站出来说。

沙力老汉一听火冒三丈,砍树在他看来是永远不能说出口的一件事,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啊!

“要想砍,那你们先把我的脑袋砍了,这里的一根枝条也不能砍,不然你们会遇到没完没了的麻烦的!”说完沙力老汉伸出干瘦皱巴巴的脖子。

他们看到沙力老汉意志坚定,心想今天这事不太好办,于是甩下一句话:“好吧,等着瞧吧!”说完开车离去了。临走还威胁说:

“我们还会再来,如果不把钱准备好,你别妄想我们不砍你的树!”

那天沙力老汉生了一天的闷气。交吧,哪儿有那么多钱呢?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想不通。不交吧,那些人还会再来,会不断地找你的麻烦,到底怎么办?第二天,他只好回村里找到了村长。村长听他说后漫不经心地说:

“按时交纳水费是上边定下的规矩,我们是最基层的单位,让谁交谁不交由不得我们,他们让你交最好你还是交得好,别让我在他们面前为难。”

“好兄弟,我……”沙力老汉尽量想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得明白一点,“我是想说您把此事向上级部门反映一下,是否能争取到一点照顾,我想不会没有一点办法吧,恳求您向上边反映一下吧!”

村长取出一根烟慢慢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两口。从他的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他对此事的态度并不积极。

“我说你这个沙力大叔吧,可真是个大傻瓜蛋,这把年纪了,何苦还苦恋那片林地呀?如果没钱交纳水费,砍几棵树卖了钱不就行了吗?那些林木已经成材了,还是可以卖几个钱的……”村长从嘴里吐出一口浓烟,然后用他



的小拇指抠着那些发了黄的牙齿说。

沙力老汉被村长吐出的浓烟呛得咳嗽起来，心想与其向你说这个事还不如去喂自己的驴好，伤心的他没再说什么便离去了。没过几天，他们又来开始催他交纳水费了，来势汹汹的这帮人一眨眼的工夫就砍倒了长得大腿粗的几棵杨树。那几声“轰隆轰隆”的大树倒地声，仿佛将沙力老汉从天上扔下来一般。他愤怒了：

“喂喂……兄弟们，先别这样，请住手，这是县长的批条，你们先看一看……”沙力老汉用颤抖的手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说道。

“你这个老头儿，废什么话，你这张肮脏的破纸条管什么用！”其中一人将他手中的纸条夺过来连看都没看一眼，把它撕得粉碎扔到地上。

沙力老汉感到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好吧，你们砍就砍吧，我栽了一辈子的树，护了一辈子的林，现在既然林子倒了，我也没什么活着的必要了！你们先砍下我的头吧！”沙力老汉取出了别在腰上的斧头举向砍树的人说。

“这个老头儿已经疯了！”那些人说着往后退了退。

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老汉也没找什么人，他们也没再来。这是沙力老汉留在记忆中的最痛苦、最伤心的一件事了。

沙力老汉继续开始精心陪护着他的防护林。他在他家不远的一片沙丘边上整整用十几天的时间挖了一口井，那井水是这样的清澈甘甜，喝上几口让人那样的舒心。路过这里的人或者沙丘那边放牧的老人、牧童肯定会在这里停下喝上几口井水再走。那些沙漠深处挖柴火的人也要在这里喝足了井水，还带上几壶再走。沙力老汉在井边栽了几棵柳树，不到三年间这些柳树已经成荫。他还在井边挖了一口蓄水池，每天往水池里蓄水。这么一来，像青云雀、鸪鸪鸟、虎不拉等不能轻易见到的鸟类飞到这里在沙枣上筑巢、孵蛋繁殖起来。沙力老汉听着那些鸟的鸣唱是那样的得意。哪种鸟的声音是什么样、哪种鸟在寻找它的配偶时怎样鸣唱、哪个在夜间落在哪条树枝上睡觉、哪种鸟在什么时间喜欢飞到何地觅食，这一切沙力老汉知道得清清楚楚。

沙力老汉自他妻子去世后再未娶。他对那些问他为何不再娶的人很简单地回答说，“我曾经娶过两个女人”。可是，这里一些长者只知道他有过一次婚姻，根本不知道他娶过的第二个女人。这件事只有他自己知道。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很多年，可他永远从心中抹不掉这件事。那是他大约三十五岁左右